

能
见
度
visibilité

法国史

吕一民 主编
张弛 执行主编

谣言如 何威胁 政府

法国大革命
前的儿童失
踪事件

LOGIQUES DE LA
FOULE, L'AFFAIRE DES
ENLEVEMENTS
D'ENFANTS, PARIS, 1750

【法】阿莱特·法尔热
雅克·勒韦 著
杨磊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 /
(法)阿莱特·法尔热, (法)雅克·勒韦著; 杨磊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0

书名原文: 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 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308-16418-4

I. ①谣… II. ①阿… ②雅… ③杨… III. ①法国大
革命-研究 IV. ①K565.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80035号

“LOGIQUES DE LA FOULE, L’ AFFAIRE DES
ENLEVEMENTS D’ ENFANTS, PARIS, 1750”

By Arlette Farge & Jacques Revel

©Hachette, 1988

谣言如何威胁政府：法国大革命前的儿童失踪事件

(法)阿莱特·法尔热 (法)雅克·勒韦 著

杨磊 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仲亚萍

封面设计 城色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84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418-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言

是残忍还是善良？我们经常像谈论一个人那样来谈论一座城市。我们观察它的情绪，描述它的性格并赋予它独特的个性。我们像仔细观察一个不可预知的孩子那样研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宛如一名女子，我们需要细致地观察才能揭开其神秘面纱。我们注视着它的生活和呼吸，希望能从中发现它的秘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仔细观察到巴黎这座城市既一目了然又神秘莫测的特性。但是在18世纪，这种对城市无休止的评论开始在内容和用途上发生了变化，评论的目的是获取有益的实用知识。这时市区成为了具体研究的主题和实验的对象。行政管理者、学者和政治家们了更加有效地治理城市，都试图掌握它的奥秘。任何令人不安的不确定因素只有在记录者以及旁观者那里才能找到。尽管如此，巴黎总是出乎专家们的意料，巴黎超脱于他们的分类和归纳，让他们对那些确定无疑的事产生怀疑。他们迟早都必须面对那些他们曾经认为是可以解决的神秘事物：城市，人民，群众。

总体来说，巴黎的名声一直很好。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毕生作为巴黎的记录者，在他的《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 1782）中指出巴黎总体上是“祥和”的，他的这一看法在启蒙时代被广泛接受。日记作者和记者们都认

为巴黎人民“天性善良、温和，没有任何反叛的迹象”^①。但是，这种平和的天性并不意味着冷漠。也许是梅西耶的误解，他认为巴黎人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但他观察到的日常行为和种种迹象都表明，巴黎人民已经形成了一种认同：他们用闹剧来回应枪炮或者用连珠妙语来束缚国王的权力。他们用沉默不语来惩罚国王或者用掌声来原谅他。如果他们感到不悦，他们会拒绝呼喊“国王万岁”；反之，他们会用欢呼作为对国王的奖赏。老实人市场（Les Halles）^②的人民对这些事情有着准确的直觉^③。但是，这种动态的平衡并不能长久保持。那些致力于观察和预测这座城市反应的人经常被这座城市挫败。他们列举出它的反复无常之处、让他们感到不快的地方和时不时让他们感到愤怒的地方。他们知道，在这个巨大平静的身躯之下还隐藏着不安分的因素。

是残忍还是善良？只需要一件琐事就可以打破平衡，让平静的表面泛起波澜。面包短缺、火灾或者洪灾、街头上流传的恐慌和谣言、一次庆典或斗殴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它的缺点被放大，优点更加突出，这时候的巴黎完全不同于书中的描述。在上述时刻，巴黎才展现出它真正的面目：空间过度拥挤，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盘根错节却又在不断变化，令人捉摸不透。因此，人们用“乌合之众”作为对巴黎人的称呼，专门指那些占据街道肆意破坏的“群氓”。

① *Gazette d'Utrecht*, 2 June 1750.

② Les Halles，现在译为“中央市场”，在1789年前为Marché de Innocents，译为老实人市场。——译者注

③ L.-S.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Amsterdam, 1782), vol.1, pp.32-3. Eng. tr. by W. and E. Jackson, *The picture of Pari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Routledge, London, 1929).

我们将尝试叙述此类事件中的一个片段。与所有类似的报道一样，这是一个关于叛乱的故事，它由公开讨论和秘密共同构成。在1750年，巴黎人民聚集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和警察，指控他们绑架了自己无缘无故失踪的孩子。这项指控令人震惊，事态非常严重。这件事不仅独一无二，甚至有些怪异，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之前会有那么多历史学家对这个事件产生兴趣。^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预示着理性取得胜利的世纪也是催生“圣梅达尔的痉挛者”^②的世纪，一个探寻哲学奥秘的世纪也是催眠术奇迹广泛传播的世纪。这是一个进行各种探索和精神之旅的时代。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这次叛乱可以被看作是大众和公共权威之间模糊的日常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行动背后，这次叛乱揭示了一整套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得出的信仰、价值、行为和人际关系。这个故事既独特又平凡。

巴黎这座城市的面貌十分模糊，这次叛乱带来的困惑使其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选择用论述它的文本来研究相关事

① A.-P.Herlaut, “Les enlèvements d’enfant à Paris en 1720 et 1750”, *Revue historique*, t. CXXXIX, 1922, pp.43-61(这仍然是一份基础材料); Ch. Romon, “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 dans les archives du Châtelet (1949-1950)”, *Revue historique*, 3, 1983, pp.55-95; J.Nicolas, “La rumeur de Paris: rapt d’enfants en 1750”, *L’histoire*, No.40, 1981, pp.48-57; P.Piasenza, “Rapimenti, polizia e rivolta: un conflitto sull’ordine pubblico a Parigi nel 1750”, *Quaderni storici*, 64, 1987, pp.129-51. 我们已经出版了这部初步作品的第一版, in “Les règles de l’émeute: 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 (Paris, mai 1750)”,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XVI-XIX siècle*, editor: J.Nicolas (Paris, 1985), pp.635-46.

② 指冉森派的神迹，当时人看到有人在圣梅达尔的坟墓前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痉挛，使疾病得到治愈，从此宣扬圣梅达尔的坟墓有神迹，引发了更多人来此拜访并模仿痉挛希望治愈疾病。——译者注

件，并且尽可能详细查阅那些能够告诉我们这次叛乱始末的档案。我们并不期待从这种缺乏远见的选择中获得新的认知或者对事件的主角进行更细致的描述。相反，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一种不同的解释。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我们采用了一种更为长远的视角，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此次事件置于一系列能够使其意义最大化的事件之中。这两种途径都涉及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它们有着不同的框架、着重点和领域，但是相互之间是可以互补的。第二种方法试图建立起一种可以将叛乱置于其中进行全面审视的大背景。第一种方法则着重于那些构成所有这种类型故事的神秘因素，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纳和象征，或许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我们想了解所有的未知因素，但是材料的缺乏阻碍了我们；我们不想因此退缩，而是希望运用它来掌握事件的本质。对于我们来说，最令人不安的是将一群受恐惧和愤怒支配的乌合之众理性化。

这个没有条理、难以理解的故事是由杂乱无章的证据构成的，我们试着从中去捕捉人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的行动和表现。在那一时刻，事件还没有被赋予任何特定的意义，还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甚至在对这个事件建立起一种全面的解释之前，这些看起来偶然的行动意味着这类冲突之前已经存在。所有参与到事件中的人都扮演了他们特定的角色，他们好像只是在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下即兴发挥。我们希望从中揭示出正常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及其认同的标志，这些都可以通过叛乱中夸张的口号和行为来理解。毫无疑问，叛乱像一面放大镜一样凸显并歪曲了一般日常生活的场景。尽管如此，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会本能地将他们个人创新之举编造为日常的

行为模式，这种日常行为模式给了他们解释的说辞以及行动的意义。我们除了试图对叛乱进行逻辑分析之外，还想要分辨出这些普遍存在的社会假设。

目录

001	第一章 叛乱的形势
011	叛乱的片段
021	第二章 城市中的秩序
027	麻烦出现
033	警察的不端行为
039	第三章 反叛的规则
044	城市中的游行队伍
047	暴力的类型
055	谈判
063	第四章 真相与谣言
073	关于儿童的谣言
085	关于鲜血的传说
094	第五章 不受爱戴的人
110	译后记

第一章 叛乱的形势

1750年5月，巴黎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这座城市再一次为城中为数众多的贫民而困扰。几个月以来，记录者们持续关注着城市中日趋紧张的态势。两年之前，1747至1748年，饥荒又一次席卷了王国内的一些地区，平日里饥饿的流浪汉大军受此驱使开始了逃荒之旅，绝大部分人最终来到了首都。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什么？或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首都之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财富，一份工作，一次命运的转机或者仅仅是与同样是处于生存边缘上的人们的接触。但是，他们的出现却成了引发焦虑和不安的最后一根稻草：流浪汉、懒汉、流氓以及其他的无业游民正聚集在公共场所，在路堤和城市的其他地方打牌、玩球。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用木棍打碎窗户和路灯取乐。危险潜藏在这些为了打发时光而进行的无所事事的举动和恶作剧之下，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他们的群集性。这些声名狼藉的人在巴黎没有任何权利，却占据着巴黎的空间。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当局者的应对措施也是一成不变。自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一整套的镇压机制一直存在并且在危机时刻得到充分的运用。新的权力使之不断完善，警察可以用逮捕、囚禁，甚至有时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来清除街头流浪者。1749年的王室法

令重申了这些已有的条款。随之而来的是，巴黎人民对低级警察（archers）^①和巡警（exempts）^②产生敌对情绪。当群众站在流浪汉一方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时，这些警察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小规模冲突。在1749年12月至1750年4月之间，这些镇压措施似乎得到了增强并且执行起来更加严厉。巴黎人民对于这些措施的反应也毫不逊色，在这五个月期间共爆发了15次暴力冲突，相互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③一则谣言开始在城市里传播：警察不仅逮捕流浪汉，而且还绑架儿童向其父母索要赎金。这时的谣言仍然很微弱，以至于当时的日记作者对此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尽管他们一直都对城市中的诸多弊病十分警觉。事情到此为止还显得不是那么有趣，直到1750年5月，事情才突然有了转机。

5月1日，在圣劳伦郊区，大约有20多个年轻人聚集在路边的排水沟旁玩乐。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勒勃朗的当值警官奉命逮捕了其中的6人来“以儆效尤”。这些孩子的年龄在13岁至15岁之间。当人们开始反应过来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开始警觉起来。一些法兰西卫队^④的士兵目击了这一事件，他们认为此事事态严重，最后公

① 低级警察（archer）：这个名词在旧制度时期用来指执行警察总长命令的步兵。他们的工作经常是控制穷人，尤其是将流浪汉围捕到“总济贫院”，法国所有大城市内都存在济贫院。

② 巡警是旧制度时期用来指地位最低的警察，英文译作constable。——译者注

③ 此外，克里斯蒂安·罗蒙指出，在夏特莱的档案中，发生在1711年到1766年间的叛乱几乎有一半发生在1747年至1751年间。参见 Ch.Romon, “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s”。

④ 法兰西卫队（Gardes français）：这是一个成立于1563年的步兵团，不允许外国人参加。法兰西卫队是一个精英兵团，是王室总管执掌的军队的一部分，主要驻扎在巴黎而不是凡尔赛。在1789年，法兰西卫队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参与攻占巴士底狱，随后被路易十六解散。

开介入并对抗逮捕。他们亮出刀剑，经过一番推搡、混乱之后，一些人受伤了。但是，当值的警官最终还是将这些孩子关进一辆将他们送往夏特莱监狱的马车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警察和士兵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增加，事实上，这些冲突在接下来的数天里持续存在。在5月16日，巴尔比埃（Barbier）律师最终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便衣警察在巴黎的多个街区四处游荡，绑架6岁至10岁或者年龄更大的男孩和女孩，将他们装进早已停靠在附近的马车里。这些被抓的儿童中有工人家庭的孩子，也有那些奉命去跑腿或去往教堂路上而在附近游走的孩子。由于警察穿着平民的衣服并且他们探查不同的区域，这项行动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①

在同一天，圣灵降临节^②（Pentecost）前夕，一辆可疑的马车沿着诺奈蒂耶尔大街行驶。马车上坐满了警察和一名当值的警官，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别人察觉。一名妇女用手护住她的孩子，大喊“这些无赖正在寻找机会绑架我们的孩子”。一场波及全区的骚乱随之而来，所有人都闻讯赶来攻击这些警察，对付他们的手段极其

① *Chronique de la Régence et du Règne de Louis XV ou Journal de Barbier*, henceforward referred to as *Journal* (Paris, 1857), t.IV, p.422.

② 基督教节日，为纪念耶稣复活后差遣圣灵降临而举行的庆祝节日，在复活节后第50天。——译者注

残忍。^①事实上，这些警察被迫逃往警察局长^②罗什布恩的住所避难，那里的当值警官赶过来解救了他们。这次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更严重的是，此次事件波及从玛莱区到大教堂区的所有区域，人们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警察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恐惧和愤怒。一名躲在啤酒馆的警察无意中听到追捕他的妇女抱怨道：“他们中的一个还在这里，这个无赖。我们要抓到他！他必须死。”当他露出头时，他们大喊，“他在这里”，然后就试图攻击他。

在任何时刻，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第二天有两位无辜的过路者在波尔舍龙被群众捉住并殴打。仅仅因为他们是闯入这个街区的陌生人。

当晚，一切恢复平静，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没有再生事端。整个城市处于恐惧之中，人民忙于武装自己来对抗绑架儿童的人。墙上贴满了学校教师告诫家长提高警惕的海报：“警告家长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单独去学校，除非有人看护或者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否则一旦有事我们将无法负责。”^③在圣热尔韦教堂中负责教育贫苦孩子的教士助手门下，正常情况下本来有85个孩子，结果只到了12人，这12个孩子都“吓得浑身发抖”。各地的人们都自发组

① A.N., AD III 7, Prosecutor Gueulette's notes.

② 关于当时巴黎司法系统的一些名词解释如下：警察局长（*commissaire de police*），隶属于法院，有固定辖区和办公场所，主要负责维护辖区内的治安。警察总长（*lieutenant de police*），在路易十四时期创立，主要负责向国王报告国内政治局势和治安状况，直接领导巴黎的治安监察员。警长（*inspecteur*），在1708年由达尔让松侯爵的父亲创立，属于秘密警察，没有固定辖区，主要负责搜集民间信息和舆情。——译者注

③ B.N., mss Joly de Fleury, 1101, fo.248.

织起来。装玻璃工人梅内特拉在40年后仍然记得他父亲与“7个强壮的、肩上扛着一根撬棍的桶匠”一起来到学校将他带走。^①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并且在巴黎的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

就是在这种恐慌和怀疑的气氛下，叛乱在5月22日至23日真正爆发了。叛乱不止在一个地方爆发，而是分散在多个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区。叛乱发生在哪里或许并不重要，因为叛乱都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随机发生的，例如一个儿童认为他正在被跟踪、一个警察密探被认出、一个值班警察路过等。暴力在各地都一触即发。人民与警察的冲突像发脾气一样突然爆发。零星的骚乱时断时续，逐渐演变成波及全城的全面叛乱。

5月22日，在巴黎的6个不同街区内爆发了6起严重的冲突。它们互相之间没有联系，它们分布于塞纳河两岸相对独立的区域，叛乱的场面都大同小异。唯一有差别的是参与叛乱的人数和事态的严重程度。从早晨到晚上，下列地区依次爆发叛乱：圣让德拉特兰修道院，圣丹尼郊区，玛莱区的大舍讷街，圣马丁区港口，左岸红十字会区的十字路口以及最后的新桥。

叛乱的开头往往都是相同的：街头事件迅速转变为群体性事件。在一次事件中，一名伤残退伍老兵在荣军院举行完退役仪式后喝得烂醉，强迫一名街头音乐家在四国区的学院外演奏手摇风琴。这种行为使得一些人叫嚷道：“他不是个士兵，他是那些绑架儿童的流氓便衣警察中的一员！”当时围观的群众前一秒还在取笑这位老兵滑稽的动作，听闻此言后立即以向他投掷杂物并试图对他处

^① Jacques-Louis Ménétra, *Journal de ma vie*, editor: D. Roche (Paris, 1982), p.34.

以私刑。他只有选择逃跑才是最安全的。在所有类似的冲突中，人们一呼百应，时刻准备着拿起武器战斗。仆人们聚集在窗边，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下楼，整个街道的人马上全员出动参与追捕。如果一个“窃贼”被抓住，马上就会被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或者投掷石块。逃命者只有到达一处地方才有一线生机：通常是警察局长的住所。即使他成功逃到了这里，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受到保护或者摆脱了干系，因为追捕者会包围警察局长的住所并要求局长将他交给他们。像在圣丹尼郊区和圣马丁港口的个案中，当值的警官通过与叛乱者谈判平息了骚乱。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都充满着暴力。根据警方的说法，叛乱人群的规模达到四千到五千人，他们砸毁门窗，破坏公物，搜刮当地的商店寻找武器作战。当然，这其中也必然有趁火打劫，但只有在一起事件中事态才进一步扩大。几伙年轻人离开了正在发生冲突的德拉卡兰德尔大街，没能成功闯入圣米歇尔桥的武器店。一名目击者事后确认，这些年轻人喊着“我们需要用枪立即杀了这些恶棍”。^①叛乱者慢慢散去，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巴黎才重新恢复平静。

翌日，5月23日，星期六，在圣三一节^②（Feast of the Holy Trinity）的前夜，叛乱再度爆发。这一次，叛乱集中发生在包括圣罗克教区在内的右岸的一个区域内：在圣端诺累市场和罗亚尔宫之间。叛乱持续了一整天，暴力愈演愈烈。从警方的档案和相关法律文件对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记载中，我们很难知道最初是什么事件使得叛乱者群情激奋。事件的开端似乎是一名叫作拉贝的警察试图

① A.N., X2B 1367.

② 圣灵降临节的第一个周日。——译者注

在玛丽桥抓捕一名11岁的男孩。这个场景恰好被法兰西卫队的一名鼓手发现并发出了警告。一群人立即赶到现场解救了那名男孩，然而这名警察却逃脱了。但是对于拉贝来说，这只是一次漫长追捕的开始，他最终在晚上死于谋杀。

他将追捕他的人引向了他所属的辖区：圣端诺累市场，希望在此能够得到庇护。事后证明这是一步昏招，他马上就被人认出来并被追捕。拉贝在两次摆脱叛乱者后最终被困在一间阁楼里，藏身于床下。当值的警官在他即将被处以私刑前及时赶到并解救了他。他随即被送往附近的德·拉韦尔热局长的住所。拉韦尔热发表声明说这次逮捕是有备案的。但是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场面开始混乱。过了一段时间，局长在审理法官（examining magistrate）的面前就当时的紧张态势给出了他的解释，他的表述像是在打官腔：

……我们进行了调查，向当时在场的人询问有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拉贝）在早上抓捕了一名妇女的孩子。随后，我告诉当值警官把书房的门打开，问他们有谁知道那名妇女，当时有好几个人说已经派人去找她了。随后我用一种所有人都能够听明白的方式回答了他们：“我的朋友们，我将主持正义，将此人（指拉贝）送入监狱。”他们看起来对此十分满意，没有在警局内再为难我们。我从窗户向外望去，只看到一群愤怒的群众和我们十几名在场的当值警察，我告诉在场的一名中士，让他告诉街上的人群，我们将要把这个人送往监狱。但是，那名中士马上回报说街上的人不听他的解释，他们只想杀了拉贝。当值的警官意识到自

已势单力孤后，关闭了囚车的门，但随即被人群打破。人群中几个人将拉贝带到我们面前，命令我们退回到警局，如果人群强行闯入，他们也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从我的住处望去，人群在打破囚车的门的同时也破坏了邻近酒馆的门，这使得警局与街道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群开始向我们投掷石块。当值警察用刺刀指着人群与他们对峙，警惕地防止他们闯入，突然人群之中有人从门底下开了两枪。当值警察开了一枪，人群中又传来一声枪响，警官随即开了两枪，正是这两枪驱散了人群，他们开始到处施暴。当愤怒的人群开始用手撕扯拉贝时，当值的警官决定将拉贝送往警局而不是送去监狱，一部分警察认为自己孤立无援、自身难保，逃到了另外一侧。后来我们才知道，拉贝奋力从人群中挣脱，但在圣罗克大街被重新抓住、殴打，最后被石块砸死……^①

但是，拉贝的遇害并不意味着集体复仇的终结。他的尸体被拖到警察总长贝里耶的住所前。贝里耶掌管着巴黎警察局，国王责成他驱逐城市中的流浪汉。叛乱的人群准备上演另一场围困，但是贝里耶成功地从他的花园逃离了人群。一大队守卫恰好在此时赶到增援，迫使叛乱者不得不就此作罢。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当晚，当警察们用梯子将遇难者的遗体运往太平间时，叛乱的人群一路上都紧紧地跟随并嘲弄他们。

这一整天的叛乱接近尾声的时候，当局者才最终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凡尔赛的德吕内公爵是一位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

① A.N., Y 13 756, Commissioner de la Vergée's statement.